

我是女儿的扣扣好友

◎梁秋红

女儿九岁第一次申请了扣扣号,在我不留意时就翻腾成了我的好友。想到这丫头无论我值班或者在家,都像跟屁虫一样不离左右,我就把她删了。十一岁女儿初中住校,我们再次加了好友,可学校不允许学生带手机,周末她就回家了。所以虽然加了,但几乎没在扣扣上说过话。

初中毕业后女儿到了省城读书,两周才回来一次。也许是离得远了,刚走的几天,我晚上想女儿想得睡不着,就找女儿的号,想给她发几句话。因为我不喜欢备注,所以找了半天,也没找到哪个是女儿。两周后女儿回来,我问她:“你是不是把我给删了?我怎么找不到你了?”见女儿不吭声,我说:“你太多虑了,我整天忙得什么似的,谁的空间我也没进过。”就这样,女儿又把我加了回去,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把扣扣上道声晚安再休息。

放假了,有时我和女儿会在各自

的屋里与对方聊天,这样就避免了面对面说话的冲突。忽然发觉,扣扣聊天蛮有乐趣的,哪怕是母女。只是有一天,我无意发现女儿的扣扣好友就我一个,才猛然明白,这是女儿专门为我申请的小号,不由感叹:这孩子长大了,真的是长大了,有了自己的小空间。尽管我觉得自己思想前卫,女儿也常说我民主,与她几乎没有代沟,可她还是有不想让我了解的隐私。

虽然只是个小号,可女儿的头像与个性签名仍是不停地变换,让我有点找不着北,无奈只好做了备注。昨天,我发现女儿的个性签名变成了:“×××,我爱你!”我就问:“那是谁对你说的话?”女儿说:“看看,这就是加家长的烦恼,我自己就不能爱自己了?”晕,看来家长与孩子无论多么亲密,因为关系的定位,所以永远不可能像真正的朋友一样无拘无束,但我会努力,努力与女儿做一生的朋友!

大雁咋没落

◎杨梅

4岁的女儿毛毛非常喜欢听我讲故事,当我讲完“沉鱼落雁”的故事之后,她天真地问道:“妈妈,我有西施、王昭君漂亮吗?”我笑着告诉她:“我家毛毛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女孩,比西施、王昭君可要漂亮多了!”毛毛闻听,笑成了一朵花。

星期天,我带着毛毛到郊区农家乐

园游玩。无意中,我发现天空中有一行南飞的大雁,就赶紧喊毛毛:“快往天上看,大雁!”

毛毛仰起小脸,高兴得立马手舞足蹈起来。忽然,她若有所思,不解地问我道:“妈妈,你不是说我比王昭君还要漂亮吗?那天上飞着的大雁咋没落下来呢?”

舌尖上的喜悦

◎雨娃



@——投稿论坛

平顶山新闻网——鹰城网事

请朋友去餐厅吃饭,菜端上餐桌后,刚想开吃,就听一朋友说,先别动,我先拍几张,现在大家吃饭前都要拍照上传到微信朋友圈。说完,举起手机先拍了一下餐厅四周的陈设,然后再拍每个菜品,遇到特色菜还要不同角度、远近各拍几张。见她如此,众朋友纷纷拿出手机效仿。

想起小时候,一年中除了过年可以吃到好东西外,平日里就盼着亲戚家有喜事需要随礼时,好跟着母亲去吃一顿。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,母亲要带一个孩子去时,自然是我去。回来后,哥哥必然问我,吃的啥,有啥菜?

这时我就会好好回忆一下,先说有几个菜,再挨个儿报菜名。哥哥馋得只咽口水,还继续问,那

道菜到底用啥做的?我要是回答不上来或是说了九个菜,只想起了八个菜名,剩下的一个不仅让我纠结,哥哥也纠结得睡不着。去问母亲,母亲多半忙得没闲情说这些,只好自己苦想,半夜里要是想起来了,还隔着房门高喊,告诉哥哥菜名。

后来,馋孩子都长大了,味蕾也开始挑剔了:这家饭馆的菜不好吃,那家餐厅的菜做得不正宗。吃完后,还会和家人、朋友或同事交流一番。人,只要一谈到美食,都有说不完的话,感情也迅速拉近了许多。

不仅现在的人喜欢谈美食,古代人也热衷于美食并喜欢用文字表达出来。苏东坡是位著名的文人学者,也是著名的美食家。用他名字命名的菜肴很多,如“东坡肘子”“东坡豆腐”“东坡腿”“东坡饼”“东坡酥”“东坡肉”等,单看这些菜名就知道苏东坡爱吃也会吃。一次,苏东坡吃了一位老妇人做的环饼,不由得题诗道:“纤手搓来玉色匀,碧油煎出嫩黄深。夜来春睡知轻重,压扁佳人缠臂金。”寥寥28字,就勾画出环饼均匀、色鲜、酥脆的特点和似美人环钏的形状。

陆游是南宋著名的诗人,他还是一位精通烹饪的专家,在他的诗词中,咏叹佳肴的足足有上百首。他曾写道:“天上苏陀供,悬知未易同。”即是说自己用葱油做成的面条像天上苏陀(即酥)一样。就连唐代诗人杜甫,也写过很多关于美食的诗句:“青青竹笋迎船出,日日江鱼入馔来。”“鲜鲫银丝脍,香芹碧涧羹。”郑板桥不仅是有名的画家,而且对吃也有一定的研究,他有“夜半酣酒江月下,美人纤手炙鱼头。”“扬州鲜笋趁鲥鱼,烂煮春风三月初。”“惟有莼鲈堪漫吃,下官亦为啖鱼回。”等诗句。

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快,多数人虽没有那么好的文采把美食付诸笔端,但有图就有真相,随手拍一下,便能与亲朋分享美食带来的视觉享受。我想,就是古代喜好美食的文人骚客看到,也会羡慕得垂涎三尺,恨自己出生太早。

●传记连载

邓小平传

(17) ■文/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

宋任穷回忆说:

当时,年轻人革命热情很高,报名十分踊跃,一时间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浪潮席卷许多院校、工厂、机关,报名的人排成长龙,总数达两、三万人之众。有不少大学生、中学生,其中有进步学生运动的骨干、中共地下党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,他们有强烈的反美反蒋情绪和救国救民的壮志,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,政治素质普遍较好。(《宋任穷回忆录》,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0月版,第278页。)

随后,邓小平将在浙、皖支前的华东支前司令部四个前方办事处的三千名干部召回南京,全部编入西南服务团作骨干力量。截至九月十三日,编入西南服务团序列的人员共达一万七千多人。各路干部、青年学生、知识分子等齐聚南京,形成了“八方风云会金陵”的生动景象。

为了提高西南服务团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政策水平,二野政治部在南京组织了各种形式的集训。邓小平主持审定《西南服务团章程》和《集训方案》,并多次在西南服务团干部、学员大会上讲话、作报告,向广大干部、学员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,帮助他们充分认识解放大西南的意义,做好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。

八月二十日,邓小平在西南服务团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,系统介绍渡江作战、京沪杭大城市接管工作的经验,指出做好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。他说:胜利当然是由于军队的勇敢、人民的支援,但决定的因素是党中央、毛主席规定的一套明确的路线与政策。二十八年的历史证明,“路线正确时便胜利,否则就失败,受挫折”,所以“一切工作均应以政策为出

发点”。他还特别指出了工作中团结大多数,加强与党外人士合作的重要性。(邓小平在西南服务团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,1949年8月20日。)

新中国建立在即,但服务团中很多人对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和基本政策并不很了解。九月六日,邓小平在南京原国民大会堂为西南服务团的干部、学员作报告,主要讲解毛泽东六月三十日撰写的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一文。他说:毛泽东的这篇文章,“解决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全部的纲领问题”,“如以法律来说,是表现在政协的政治纲领中”。纲领首先解决的是革命性质问题,同时解决革命的力量、革命的敌人,人民大众以什么方法战胜敌人,革命发展的前途和道路等问题。毛泽东为新中国确定了一个明确的、各阶级都应该遵守的纲领。国内各阶层都可以以它作为一面镜子,修正自己的思想,确立目标和信心。他要求大家从毛泽东的著作中“学会思想的方法”。(邓小平在西南服务团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,1949年9月6日。)

九月二十一日、二十二日,邓小平又以《论老实》为题在南京原中央大学广场给西南服务团干部、学员作报告。他联系党的目标,讲到青年革命者的责任和思想品德修养,特别贴近青年干部和学生的思想,催人奋进。当年西南服务团川南支队青年干部丁品后来回忆说:

“我最不能忘记的,也是受益最大的就是在当时的中央大学听小平同志讲‘老实’两个字。小平同志出来的时候,他穿的衣服和我们一样,也是个黄衣服,穿了个布鞋。他一出来,大家就争着看,哦,这个就是指挥百万大军,使敌人丧胆的邓政委。”(未完待续)

●小说连载

首席医官

(5) ■文/谢荣鹏

中医实习生

邵海波现在去说,纯属自找霉头,搞不好张仁杰一拍桌子,连曾毅的实习资格都得取消。

“先挂在我的名下吧,回头再说。”

人事科的人就明白了:“行,那就按邵主任说的办。”

虽然医院的规定是死的,但人是活的。因为各科室的工夫数目有多有少,手上的实习生名额自然就会有富裕,有的不足。在总名额不超的前提下,大夫们私底下常搞一些调剂,对此大家心知肚明,但也没人过问。谁还能保证自己学医的亲戚子弟,专业刚好能跟自己对口?以后谁不得求着谁!

办好手续,曾毅领到了一张实习卡,一件白大褂。

看着曾毅把白大褂穿好,邵海波才长长地舒一口气,笑道:“今天你就先跟着我吧。等我跟中医科那边的大夫打好招呼,你再过去。”

“行呗,反正人都来了,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。”曾毅露出一个无奈的笑容,自己一个中医,倒要跟着西医去实习了。

两人下楼,邵海波叮嘱曾毅:“在大医院上班,和干个体诊所不同,所有的诊疗过程,都必须严格按照医院的规章制度进行,不能越雷池一步,否则出了医疗事故会非常被动。这一点你务必记住,至于其他的事项,我以后会慢慢告诉你的。”

这几年,全国各地的医患关系普遍紧张,甚至有的地方还存在着专业的“医闹”。医院方面为了避免纠纷,分清责任,同时也为了防止没有经验的医生孟浪误诊,就对各种病症的诊疗,比如该做哪些检查,该看哪个科室,都做出一套非常严格的规定。

即便如此,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大牌专家外,一般的医生宁可让病人多跑几个科室,多排几次队,也不敢主观地凭经验就给病人开方下药。

这是一条高压线,绝对不能碰。邵海波别的不说,先讲这个,就是为了保护曾毅。

曾毅点头,表示记住了。

到楼下刚出电梯,就有人过来通知:“邵主任,京城来的专家马上就到,院长让大家去楼下迎接。”

邵海波一听,掉头又往电梯里走:“小毅,今天医院有个大病案,可能要忙很久,你先到我办公室里坐着,我忙完了就来找你。”说完再走两步,他又停下来朝曾毅招手,“算了,你还是跟着我吧,我带你去开开眼界。”

有自己的成功例子在前,邵海波一直都想劝曾毅也改行去学西医。眼下正是个好机会,他决定带曾毅去见识一下那些大专家的风范,这样以后劝起来就更有说服力了。

“去跟大病案吗?”曾毅问道。

邵海波点点头:“一会儿你记住,多看少说。”

省人民医院大楼前的广场上,此时已经黑压压站满了人,除了普通医护人员之外,中高层领导也基本到了。

张仁杰站在人群最前面,不时踱着步,焦急地等待着专家的到来。

邵海波在人群后面站定,向旁边医生打听:“京城专家这次好快的速度啊。”

“你也不看得病的是谁。”那医生抬着下巴斜看了一眼,似乎是觉得这个问题很业余,“听说是坐了军方的专机过来。”

邵海波便不再说话了,心里祈祷京城的专家这次一定要拿出个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来。

邵海波作为这次的医疗小组成员之一,之前确定治疗方案时,他是举手表示同意的。日后真要追究起来,他也难逃其责。

曾毅并不知道这些,他站在人群的最后面,眼前这些医院的头头们,此时个个翘首企盼。

“来了!来了!”

人群中不知谁小声地喊了一声,所有人的腰板立刻齐刷刷直了起来。

一辆黑色的奥迪车缓缓驶来,车子还没停稳,张仁杰就几个箭步上前,抢占了开车门的有利位置:“陈厅长,您来了!”

明日关注:御医驾到